

今年的10月26日,被邀请到浙江衢州出席我的老上司吾老捐赠给故里60幅名人字画及他的书画作品艺术馆揭幕,五天后,顺便到了邻近的上海市崇明区垂钓一天,想不到古稀之人在野湖里也大有收获呢。

崇明岛占地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近七十万,被称为中国第三大岛。原来是上海的一个县,改革开放使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崇明在各方面突飞猛进,体育亦如此。比如原来一个普通的自行车比赛,因环境实在好,新修的环岛环路平整宽阔,道路简直是被花香鸟语包围簇拥着,所以被国际自行车协会、上海市及国家体育总局一致评定为每年一次自行车世界重要赛事地了。从2003年起,它是一年一度的自行车世界杯(女子)唯一亚洲赛区大赛场地。这里还有一座名为“高家庄”的大庄园,坐落在崇明区港西镇港东公路旁,占地竟有1000多亩,已全部绿化完毕,多年辛勤园林化,已被政府确定为3A级国家综合风景旅游景区了。

当然,让我这个“钓翁”最感兴趣的还是在这个绿色森林公园里建了多年的垂钓俱乐部,几年来我已在此俱乐部垂钓多次。高家庄庄主高健和我们中国体操协会的老主席垂钓高手姓名相同呢。垂钓小屋摆上了茶水 and 水果,热毛巾也送上。岸上百花争艳,岸边杨柳依依,但是我每次钓获很少,不过几尾不大的白鲫、青鲤和小草之类都统统放生了,使我这个中国钓协副主席、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执行主席不觉面带愧色而收竿

去吃他的农家乐晚餐了。昨天在森林公寓住了一夜,负氧离子极高,顿觉神清气爽,高庄主再次推荐到垂钓俱乐部对面野湖上去垂钓。他边走边自豪地说:“外面这个大湖可是从

崇明野湖收大青

万伯翱

长江引过来的活水呢,有一部分鱼就是从长江游过来的呀!我们每五年才放些淡水鱼虾蟹苗等,也从来不会喂什么饲料,这里的鱼全靠天生的芦苇、水草、田螺生存呢!”我特约从上海市专程开车来垂钓的老同学,原东海舰队的复转军官李东升和王健同钓,主要还是

眼前涟漪不断的水面,波光迷离,放眼望去种满花草树木的黄色堤岸逶迤伸向长江的支流。深秋劲风不时威感,柳树仍然深绿如黛纷纷地垂垂昂然如故,不肯退出群芳,只是湖中穗穗苇花开始放白了,湖心小岛上种满了表现良好的红、青、黄三枫,在绿丛中只是染出点点诱人的红黄白紫斑斓色彩,此时崇明岛上的秋色胜似春光。

几副海竿早已摆放停当。我观察学弟王、李两位善用的“放长线、钓大鱼”,都是地道的国产货——较大的12号钩和0.6号粗线。发现这大号串钩串成

一排排黑森森的露出杀机的寒光,每副串系六个,也上满了揭阳生产的“战青牌”6棵金黄色硬食诱饵。我再次望湖兴叹地说:“这么大的水面,这种野钓我们平时很难钓上鱼,何况又是暮秋水冷时!”王李齐声说:“大哥试一下身手吧,今天太阳还好,气温上升为21度了,何况水质优良又有微风吹拂呢!”我想:钓上钓不上也没关系,在温暖的秋阳下,负氧离子这样高的上海后花园绿

色岛上也是一种难有的享受吧!再说老同学欢聚在一起不易,北京那时晚上都接近零度了。香山树叶红透了,京城黄叶已开始徐徐飘下,这脚下江南如此不冷不热好宜人的气候

呀!王李全用手竿,独让我这老钓翁掌管两副海竿了。高庄主还令手下清晨六点就打下了手竿阵地的玉米窝子!服务员又捧上热红茶,我边品茶边看着两副纹丝不动的甩竿,心想就是只当散心聊聊天也好。一副无心插柳的悠闲陶然姿态安坐在椅子上迎沐艳阳秋风。一个小时过去了,只见一群野鸭嬉戏出没芦苇荡中,鱼竿没有任何动静。大概是十点半,想不到我右边的竿子突然前坠接着滑倒,正在下沉飞出栏杆的刹那间,我下意识飞迈一步,左手先抓住飞向湖中的钓竿,右手拚老命两手抓紧鱼竿,习惯性地同时抖动手腕,“好!有斤两呢!”心中窃喜不止,急用左手摇轮,总觉得水底要线了!“真有了!”我忙左牵右扯,大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感。线上的水底动物决不甘失败就擒。鱼儿拼命往湖中深水中逃遁;湖心水深有六七米呢,这里平均水深也有三四米呢!俗话说逃亡者都慌慌张张如丧家之犬、急急忙忙如漏网之鱼呢。这股夺命而逃的劲头真够大,我差点脱手,如此一来必定“煮熟的鸭子也飞了”。我心知肚明,拿出了“定军山银鬃老黄忠”之勇力,宝刀不老嘛!左脚蹬牢栏杆稳住的水泥墩,右脚再蹬稳弓箭步,竿尾死死顶住肚皮,水上演练起左右八字遛鱼绝招,让大鱼来个翻脚朝天再收线擒拿吧。二十分钟后,这家伙终于顶不住我双手紧握竿钩粗线的威力,这一副碳素竿也真结实。大鱼逃窜之力小多了,我就靠近岸边被王弟大步跨上,他的大钢抄子对准青色鱼头,又猛又准扣下去,水淋漓硬把它拖拉上岸。只听

晚秋之夜,拂面而来的秋风吹拂在脸上,凉爽、惬意。这晚,上交音乐厅有两场演出,门前的黄牛为倒票忙得不亦乐乎,我选择了约尔格·德慕斯先生的巴赫“钢琴平均律”独奏演奏会。前不久,刚为旅美钢琴家殷承宗79岁登台演出赞叹激动不已。这不,又来了个约尔格·德慕斯,这位大师更了不得,90岁的高龄不看谱,从头至尾在2个小时的弹奏中将“钢琴平均律”第一卷中的22首作品一个音符不错地弹了下来。一般的人,90岁平稳走在大街上,大步流星已是不易。约尔格·德慕斯老先生神采奕奕,在2个小时中将难度颇高的巴赫“钢琴平均律”完美演奏了下来,堪称人间奇迹。

约尔格·德慕斯1928年12月2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圣波坦,6岁开始学习钢琴,11岁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14岁便在维也纳著名的金色大厅举行了他的首演,也曾与卡拉扬、小泽征尔均有良好的合作,是萨尔茨堡、维也纳、卢塞恩、纽约、东京等国际著名音乐节的常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钢琴平均律”钢琴曲即复调音乐及大成,精美的旋律、千锤百炼的主题和匪夷所思的复调,作曲技法随处可见,代表了巴赫钢琴创作的最高成就,乃是音乐创作的巅峰之作。悠长的旋律诉说高贵而又伟大的情感,有时以爱的眼睛凝视我们,有时却被超越人间的痛苦袭击而叹息。约尔格·德慕斯自己说,我不是音乐学者,我是音乐家,一个活生生的音乐家。

岸上一片叫好声,好家伙是尾重达15斤的大青鱼。此大鱼全身鳞满纹清,背青如黛。近12点时引得崇明岛新老体育局长都前来观阵叫好!这一尾开竿大鱼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大家认同大水面野钓我们也能照样作战获胜。接下来我重上此揭阳出品的黄色香饵,只不过在最上面一个钩尖上放上了一条不停摇摆的蚯蚓,我奋力跑出60多米原钓点处,也抖擞了老精神全神贯注不再品茶聊天死盯尖梢,二十分钟后竟然又点动起来,是一尾“乌青”,如此这般

15分钟后又甩上一尾,只不过后两条都在七八斤了。只可惜手竿阵地翟、李、王三位钓手在钓界也不是无名之辈,但今天是“颗粒无收”了。紧接着,我让看竿的学弟东升眼明手快竟然也完满地拉上一条六斤多重的完鳞完尾的漂亮青鱼。12点多了我们以四尾大青鱼告捷。饭后一点半艳阳高悬我身子倦怠到绿色别墅中小憩,想不到他们三位高手不服输,竟然在我午睡两个小时内用我的海竿原食原点,也拉上三尾活蹦乱跳不小的青鱼,鸣金收兵。

镇江金山游(七律) 王少普

长江浩荡远风颭,画卷舒张写意飞。
雪浪刷清一览划①,秋霜染亮百菊堆。
千难不惧仙芝盗,万险无折法海卑。
爱彻白蛇天动俣,情集许子地歌连②。

注:①金山顶峰有后人摹康熙笔意书“江天一览”,并刻石立碑。②“违”指叛逆。

1959年,永新县拿山区划归井冈山管理局。拿山厦坪境域至今未变动。

“拿山厦坪”与“关北”,严格地说,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人们已经习惯把它们叫“关北”。一些“口头禅”中,不说拿山,也不说

巴赫的知音

朱效来

正如许多著名画家一样,巴赫在世时,并未享有盛名。1750年过世后,渐渐被世人所忘。巴赫1685年3月21日出生于德国中部杜林根森林的爱森纳赫,这是一个富有童话气息的小城,有着很深的音乐渊源。他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巴赫的作品悲壮、深沉、广阔,内在充满了18世纪上半叶德国现实生活气息。他觉得个人必须有坚强意志、崇高的信念、自我牺牲的精神,其作品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象反映了18世纪德国市民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莱比锡时期,是巴赫创作最多的一个时期,当时的巴赫无论演奏技巧,还是作曲水平,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钢琴平均律”即诞生于这个时期。巴赫的一生作品浩如烟海,共创作了800多首严肃的乐曲。其作品有一定的哲学伦理的思想,抒情写景作品具有高度的逻辑性,结构严密,又有内在的哲理,深刻隽永。巴赫对入道主义的崇高信念和美好生活不屈不挠的追求,以至于他的作品往往生气勃勃,富有人情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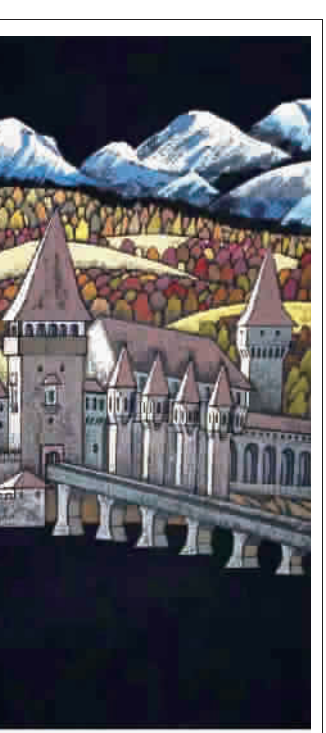
在巴赫逝世100多年后,门德尔松在莱比锡指挥演奏了巴赫的代表作《马太受难乐》,大获成功。人们从巴赫的音乐中渐渐地发现了他的伟大,称其为西方音乐近代之父。贝多

芬动情地说:他不是小溪,是大海!肖邦说:平均律钢琴曲集是音乐的全部终结。卡拉扬说:每天清晨我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聆听巴赫的音乐,这好似清泉流淌经过心灵的音乐,有助于我校正听力。

演奏会上,约尔格·德慕斯很少在琴键的两端弹奏,大部分时间都在中间区域表演。由于曲调、旋律过于相似,没有跌宕起伏的高低潮变化,时间长了,略显沉闷,倦意会时不时阵阵袭来。于是,全神贯注洗耳恭听者有之,喜形于色沉浸其中者有之,呼呼大睡鼾声阵阵者有之。曲高和寡的巴赫主旨仍然是向听众直接传达信息,通过神奇的音乐内容引起听众的兴趣和共鸣,并打动他们。约尔格·德慕斯老先生深深领会了巴赫创意的精髓,通过出色的演奏,将300年前的巴赫与自己融为一体,诠释逻辑曲式的丰富性,各种深度的美由此达到和谐,节奏的多样性,所有这一切筑起了钢琴平均律的丰碑。巴赫的音乐,是一种能让音乐迷们品尝幸福滋味的东西,其中深藏着形形色色使乐迷们幸福的方法和途径,足以让乐迷们心灵痴迷。

琴声悠扬,琴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音乐直蹿你的心窝,作为键盘中的最高节奏,“钢琴平均律”将长久地让听众难以忘怀!

不管是闭目养神、安睡了,不管是睡着的,还是没有睡着的,他们都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他们都在巴赫神奇的音乐世界里遨游。



罗马尼亚喀尔巴阡之夜(重彩画) 王川

坐看桌山

陈迅

在南非开普敦的那几天,一有空,我就坐在阳台上

看桌山。眼前是一幅画。阳台下面的野花,金灿灿的,一条小路从野花丛中穿过,通往大海。这里的大海,就是大西洋。沿着海滩,随着海边遛狗人的脚步,往前走,海湾那边的山,就是桌山。

桌山恰到好处地横在海湾那边。野花、海滩及弧状的海湾,都是为桌山的出现铺垫的。桌山似乎亘古不变,永远是上帝的餐桌,它的顶比任何餐桌的桌面都要大都要平。云像餐巾一样多变,擦过来又擦过去,把桌山擦得干干净净。阳光下,天空、桌山和大海,都是蓝色。天空是淡蓝色,桌山要比天空蓝,蓝中带点褐色。比桌山更蓝的是大海。

在这幅风景画中,不能没有云,也不能没有浪。浪的涌动,让大海变得鲜活,充满生机;云的往来,让桌山变得神奇,高深莫测。来到开普敦,都想上桌山看看。可桌山的云,一年中绝大多数的日子,都是不肯散去的,帽子似的笼罩着桌山山顶。要掀掉桌山的帽子,让桌山云开雾散,那是要上帝开恩的。我们来开普敦的那天早晨,云雾还锁着桌山顶。到了中午,我们乘缆车上桌山,云雾还没有散去。登上桌山,云雾渐渐被风撕碎,一块块地绕在桌山山腰,衬托着桌山,也衬托着大海,还衬托着山下的城市。

站在桌山山顶朝下看,山下是开普敦市。俯瞰开普敦,整个城市尽收眼底了。建筑物一群一群的,或高或低,或疏或密,或白或红,从山脚一直铺到海边。海湾像弯弯的弓,内有港口、防护堤、船舶等等。我们沿着海湾的海岸线,寻找我们的住处,肉眼看不清,就用望远镜来看,来寻找。几栋别墅在海湾那边,其中一栋便是我们住的别墅了。别墅靠边的那个阳台就是我看桌山的阳台。宽敞的阳台上有一把藤编的紫色椅子……

随着公路、高速公路、铁路的迅猛发展,也许无需多久,关北那些古官道上曾经步履匆忙的过客身影,文人侠客传说,随处可见的古道文化遗产,都会淡出人们的生活。可古道蕴含的历史文化是我们应当守住的,那就让我们

美丽富饶的关北

袁晓赫

厦坪,而是统称“关北”,如:流传千年的口头禅:“湘洲的木,锡坪的竹,太湖的银子,关北的谷”,就是如此。

被美称“米粮仓”的缘故,得益于拿山河,关北四周低山环列,中间形成坦荡的盆地,拿山河从中流过,拿山河又叫牛吼江,是泰和碧溪六八河的源头。

它源于罗浮,经石狮口,贯流关北垅,拿山河是拿山地区的母亲河。它和它的所有支流承担了关北垅里的农田灌溉,生活用水,人们才得以在这里辛勤耕

耘,繁衍生息。据当地年长者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拿山河水清晰见底,可见河底下一米多深处漂动的水草,两岸长着茂密的笔竹丛林,两岸七八里内,都是茂密的树林。居住在关北垅里的老表,即便在三伏天晚上睡觉,身上也要盖些厚的。河里是满河的鱼虾,“用捞箕捞鱼,足可捞到一捞箕”。晒小鱼干,要用晒谷席晒。五十年代前,从菖蒲村的南城陂放排可以放达泰和县的碧溪。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刚到厦坪乡武装部工作,部长领着我,陆陆续续两个月,爬遍了厦坪地域内的山山水水,当时,有一个地方没去,那个地方不归厦坪管辖,那就是长义岭。

古时长义岭一带有十多个寨,现在新城区的原址古岭寨只是其中之一。

传说,有一年,清朝朝廷派兵围攻古岭寨达一个来月,想把寨里的“匪徒”困死(其实,寨里的“匪徒”都是拿山种地人),围了一个多月,寨里快断粮了,寨主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寨里有口井,井里养了鱼,他命士兵从井里捞上一条五六斤重的大鲤鱼,抛出寨外,喊道:“你们围了一个多月了,辛苦了!送条鱼犒劳犒劳你们!”围攻的将领一看,围了这么久,寨子里还有这么大的鲤鱼,想必寨里还储存了不少食物,再围也不起作用,于是就撤兵了。

说这段小故事,是因为不仅仅在长义岭那里发现了古汉墓,更是有一句流传几百年的古民谣今天变成了真的:那就是“拿山府,洲尾县,长义岭上立皇殿”。

山里山外都需要物资交换,走动多了,就成了北关古官道,明清看本栏。

井冈山古道今昔 责编:贺小钢